

花邊文學

魯迅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花
邊
文
學

序 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二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爲了賭氣，却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三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爲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團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爲『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爲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於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

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却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他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覆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三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爲了『開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

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麼，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於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爲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却是檢查官刪的：這里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爲對於同

人，是迴避他背後的閥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獸子，對於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衍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才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目 錄

未來的光榮·····	一三
女人未必多說謊·····	一四
批評家的批評家·····	一六
漫罵·····	一七
『京派』與『海派』·····	一九
北人與南人·····	二〇
『如此廣州』讀後感·····	二二
過年·····	二四
運命·····	二五
大小騙·····	二七
『小童搖籃』·····	二九

古人並不純厚	三一
法會和歌劇	三三
洋服的沒落	三五
朋友	三七
清明時節	三八
小品文的生機	四〇
刀『式』辯	四二
化名新法	四四
讀幾本書	四五
一思而行	四七
推己及人	四九
偶感	五〇
論秦理齋夫人事	五二
『……』『□□□』論補	五四

誰在沒落？	五六
倒提	五八
【附錄】：論『花邊文學』（林默）	六〇
玩具	六四
零食	六六
『此生或彼生』	六八
正是時候	六九
論重譯	七一
再論重譯	七三
『徹底』的底子	七五
知了世界	七七
算賬	七九
水性	八〇
玩笑只當牠玩笑（上）	八二

【附錄】：文公直給康伯度的信·····	八五
【同上】：康伯度答文公直·····	八七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八九
做文章·····	九二
看書瑣記·····	九三
看書瑣記（二）·····	九五
趨時和復古·····	九七
安貧樂道法·····	九九
奇怪·····	一〇一
奇怪（二）·····	一〇三
迎神和咬人·····	一〇五
看書瑣記（三）·····	一〇八
『大雪紛飛』·····	一一〇
漢字和拉丁化·····	一二

『莎士比亞』	一一五
商賈的批評	一一七
中秋二願	一二九
老場三醜	一二一
又是『莎士比亞』	一二三
點句的難	一二五
奇怪(二)	一二七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	一二九
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下)	一三一
罵殺與捧殺	一三三
讀書忌	一三五

未來的光榮

張承祿

現在幾乎每年總有外國的文學家到中國來，一到中國，總惹出一點小亂子。前有蕭伯納，後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揚古久列，大家不願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談政治，本以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為恭維了食與色，又掙得『外國文氓』的惡謚，讓我們的論客，在這裡議論紛紛。他大約就要做小說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沒有歐洲人那麼高峻，那是沒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們身邊有幾角錢，却一樣的可以看電影。偵探片子演厭了，愛情片子爛熟了，戰爭片子看膩了，滑稽片子無聊了，於是乎有『人猿泰山』，有『獸林怪人』，有『斐洲探險』等等，要野獸和野蠻登場。然而在蠻地中，也還一定要穿插一點蠻婆子的蠻曲綫。如果我們也還愛看，那就可見無論怎樣奚落，也還是有些

戀戀不捨的了，『性』之於市儈，是很要緊的。

文學在西歐，其確鑿和電影也並不兩樣；有些所謂文學家也者，也得找尋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東西，去給他們的主顧滿足，因此就有探險式的旅行，目的倒並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請酒。然而倘遇默問，則以笑話了之，他其實也知道不了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過是這些人們中的一人。

但中國人，在這類文學家的作品裏，是要和各種所謂『土人』一同登場的，只要看報上所載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單就知道——中國，南洋，南美。英，德之類太平常了。我們要覺悟着被描寫，還要覺悟着被描寫的光榮還要多起來，還要覺悟着將來會有人以有這樣的事為有趣。（二月八日。）

女人未必多說謊

趙令儀

侍桁先生在『談說謊』裏，以為說謊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弱，那舉證的事實，是：『因此為什麼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

那並不一定就是謊話，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實。我們確也常常從男人們的嘴裏，聽說是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多，不過却也並無實證，也沒有統計。叔本華先生痛罵女人，他死後，從他的書籍裏發見了醫梅毒的藥方；還有一位奧國的青年學者，我忘記了他的姓氏，做了一本大書，說女人和謊話是分不開的，然而他後來自殺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經病。

我想，與其說『女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不如說『女人被人指為『講謊話要比男人來得多』的時候來得多』，但是，數目字的統計自然也沒有。

譬如罷，關於楊妃，祿山之亂以後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謊，玄宗道遙事外，倒說是許多壞事情都由她，敢說『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的有幾個。就是姐己，褒姒，也還不是一樣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長遠了。今年是『婦女國貨年』，振興國貨，也從婦女始。不久，是就要挨罵的，因為國貨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責罵，男人們的責任也盡了。

記得某男士有為某女士鳴不平的詩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

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快哉快哉！

（二月八日。）

批評家的批評家

倪朔爾

情勢也轉變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評家和非批評家都批評文學，自然，不滿的居多，但說好的也有。去年以來，却變了文學家和非文學家都翻了一個身，轉過來來批評批評家了。

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說好，最澈底的是不承認近來有真的批評家。即使承認，也大大的笑他們胡塗。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往往用一個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壞。

但是，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辦雜誌可以號稱沒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實這正是圈子，是便於遮眼的變戲法的手巾。譬如一個編輯者是唯美主義者罷，他儘可以自說並無定見，單在書籍評論上，就足夠玩把戲。倘是一種所謂『爲藝術的藝術』